

投机家

「加拿大」
保罗·厄尔德曼

THE SILVER
BEARS



200412133

投机家

[加拿大]保罗·厄尔德曼 著

芦汀 绍昌 巩展 译

【社会主义学院】

上海译文出版社

Paul E. Erdman
The Silver Bears

根据美国查尔斯·斯克里的布纳尔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DK39/20

投 机 家

(加拿大) 保罗·厄尔德曼 著

芦汀 绍昌 巩展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83,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0 册

书号: 10188·729 定价: 1.20 元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大投机家同黑社会分子沆瀣一气,操纵世界白银市场的小说。

故事中的人物有:美国和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居住在伦敦专做投机生意的美国富豪和在波斯湾走私白银的伊朗贵族,他们为了操纵世界白银市场,演出了一出错综复杂的闹剧。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富有幽默感。

小说作者保罗·厄尔德曼 1932 年生于加拿大,在美国长大,分别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经担任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经济学家和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的欧洲代表,后来又任瑞士巴塞尔市的联合加利福尼亚银行经理。银行破产后,他在瑞士的监狱服刑十个月。在狱中他写了第一部小说《十亿美元到手》(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世界金融风云录》),出版后畅销一时,有十五种文字的译本。《投机家》(原书名直译为《白银空头》)是他的第二部畅销小说,在笔法的运用、素材的剪裁上都更趋成熟,有较高的可读性。

——译者

序 言

波斯的西南角多半是沙漠。今天这一带地方称之为胡齐斯坦，这个地区最出名的城市是阿巴丹，伊朗出产的大量原油就在这里提炼，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的加油站。

三千年前，阿巴丹只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一块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这里的石油资源一直向北延伸，它并不用于汽车发动机，而是用之于迷信，特别是拜火教。那种宗教的教义说，从地球腹部神奇地喷射出来的火焰是神圣的，人们应对之顶礼膜拜。这种火焰就是来自于地下石油储藏所散发出来的气体。当时，这个地方称为伊蓝王国，它的首府是一个叫作书珊或祖撒或苏撒的地方。这个城市不仅是波斯的最大城镇，而且是古时候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四千年的时候，这块地方已经有了居民。到了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前三百五十年间，是它的黄金时代，一连串王国——尼布甲尼撒王国、居鲁士王国、大流士王国、薛西斯王国和阿塔塞克西斯王国都在这里建都。苏撒城大约在公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间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攻占而日趋没落。根据普鲁塔克^①的记述，亚历山大大帝在攻占期间发了一笔巨大的横财，掠夺了大

^① 普鲁塔克(46?—120)：希腊的传记作家和道德家。——译者(本书的注释均是译者注)

量的金属作为战利品，这笔财富价值相当于几亿美元。但是亚历山大没有福份享受这笔财富，不久之后他就在距离苏撒城几百英里的巴比伦战败了。

《圣经》对伊蓝王国及其首都苏撒的历史踪迹有着详细的记载。《创世记》第十章说，诺亚的一个曾孙就居住在那里。《创世记》第十四章又说，伊蓝国王召集了他的几个伙伴在所多玛和蛾摩拉掀起了战争。这个行动表明，苏撒城及其附近的人民是不赞成荒淫无度、虚伪的偶像以及任何其他这类自由的谎言的。但以理^① 历尽艰辛发现了这一点。当时，伊蓝国王尼布甲尼撒看到但以理跪伏在王宫的窗前，向一个叫作耶和華的神祈祷，而不是按照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规在苏撒城的獅窟里顶礼膜拜。《圣经·以斯帖记》也说，苏撒的统治者并不全然反对寻欢作乐，特别是同姑娘们的寻欢作乐。当时的国王——使用亚哈随鲁王的尊贵称号——决定将他的妻子瓦实提放逐。为了挑选一个后继者，他举行了一次应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的选举世界小姐的竞赛，而且还奇怪地规定，竞选的评定标准是取决于她在国王的夜室里能够站立多少个夜晚。十二个月之后，主要是视其殫精竭虑的程度而不是基于真正的爱情，国王选中了一位黑眼睛的犹太姑娘以斯帖作他的王后，于是她继承了瓦实提的凤冠，长久地侍奉于国王的御榻旁。

在众多的后妃、选美比赛以及獅窟的描写中，最奇妙的还是那张御榻了。按照《圣经·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六节的记载，苏撒王宫里的“床都是金银制成的”。第五章记载说，就是这个国王，挥霍无度，将一万塔伦特^② 的白银象小费一样赏给一个叫哈曼的小伙子。今天，一塔伦特白银等于六十迈那^③，一迈

① 但以理：《圣经·旧约》记载说，但以理是希伯来的先知，因为他忠于神，被置于獅窟也未受到伤害。

② 塔伦特：古希腊货币名称及重量单位。

③ 迈那：古希腊货币单位。

那等于六十雪克尔^①，一雪克尔等于二百五十二又三分之二格林^②的纯银。把这几个数字乘起来，这就意味着哈曼用车子装走了一千八百八十四万盎司的白银。今天，这么多的银子要值到一亿美元！这个例子告诉人们，伊蓝王国及其首都苏撒的地底下不仅藏有大量石油，而且确实蕴藏有大量的白银。

关于这么多白银的事似乎必须说明一下。伊蓝王国的石油显然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苏撒地下的白银却遭到颇为可悲的命运。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哈曼得到这笔突如其来的横财之后也没有活多久。《圣经》是这么记述的：“他们把哈曼吊在绞刑架上，这座绞架是他为以斯帖的堂兄莫德开准备的。”哈曼的罪名是：阴谋反叛。对死刑的精美艺术深有研究的鉴赏家们可能会饶有兴味地指出，那个绞刑架的高度是“五十腕尺”，按英尺计算大约是七十五英尺。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才把他弄上去处死的，是用绳子吗？

今天的苏撒或称书珊只是地球上的四个大土墩，从波斯湾海滨的阿巴丹到伊朗中部札格罗斯山脚的迪兹富尔之间，有一条大道——如果你叫它是一条大道的话——在这条大道西面几英里的地方，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这几个土墩。自从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关于苏撒城蕴藏着大量白银资源的神奇传闻也随之销声敛迹。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个古老的秘密又被旧事重提。结果是，美国、欧洲和全世界的成千上万个商业投机家尝足了苦头，他们在这场发生于二十世纪的最大的市场阴谋中输得精光，而少数几个人却大发横财。这件事的幕后完全是一次苏撒城阴谋的重演。但是到了今天，看来没有人真正洞悉个中的究竟。因为苏撒城的秘密至今仍秘而不宣，这一回，这个谜底是锁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储存在这件阴谋的几个幸存者的头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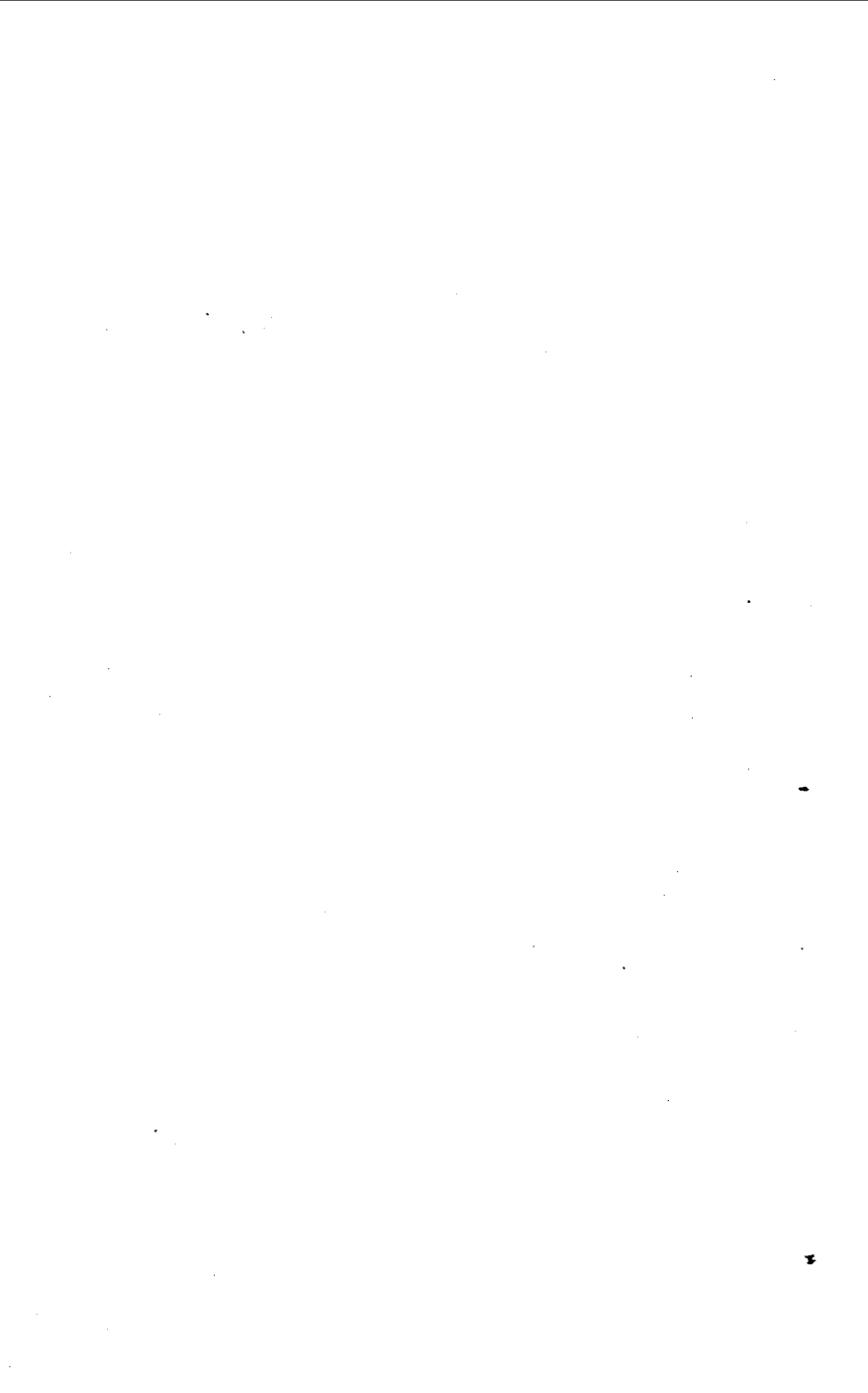
① 雪克尔：古巴比伦的衡量单位。

② 格林：衡量单位。

这些幸存者中有几个是美国人。他们的卷入开始于沙漠之中，但这个沙漠不是古波斯西南部的沙漠，而是在美国西南部的杳无人烟的荒漠地带。时间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三月末。

第 一 部

(1967)



1

三月末的大峡谷^①一片寂静。即使在峡谷南部边缘的“大木屋”的充满田园风味的走廊里，也是空无一人。往常这里总是成群的旅游者熙来攘往，跟着大人来的小家伙们总是叽里呱啦地到处喊叫。因为现在不仅仅是三月份，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这种时候，亚利桑那州敬畏上帝的人们不是上教堂去做礼拜，就是怀着深自惭愧的心情在床上睡懒觉。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一辆黑色的卡迪勒克轿车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从汽车里出来一个身穿黑色服装、头发灰白的男人。他推动了转门走进旅馆，然后走到服务台前，这个转门设备和这荒僻的西部景色显得特别地不协调。眼前一个鬼影子也没有，只有一口钟。于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重重地敲了三下。这是一口很小的钟，可是声音却惊人地洪亮，至少这响声同这个不速之客进来之前的一片寂寥似乎形成了绝然不同的对照。钟声响过，一个穿牛仔裤和花格子衬衫的职员模样的人出现了。相互交换了几句之后，那个职员递给他一枚、实际上是两枚钥匙，其中一枚是开这家旅馆门廊后面的休息厅的。每年这种时候，休息厅是关闭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旅客需要使用它。穿黑衣服的旅客由温顺的职员陪同，打开休息厅的门，朝

① 大峡谷：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大峡谷。

休息厅扫了一眼，颌首示意，然后又锁上了。随后，旅馆经理提着客人的唯一的一件行李——一只黑色小皮包，将客人带上楼。

不出几分钟，那位职员又回到门廊里，迎接另一个刚到的旅客。这个旅客也是单身汉，四五十岁年纪，穿的是藏青哔叽长裤，粉红色的衬衫，系一条红领带，嘴里叼着一根深褐色雪茄烟。他光身一人，没有携带行李，事实上，他象一个只是在寻找一家咖啡馆的顾客。门廊的左侧正对着楼梯的地方，也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衣着邋遢的金发女侍者在煮咖啡，她用了五分钟时间把旅客想喝的咖啡煮好了。在这以后的半个小时里，络绎来了几笔生意：又进来五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男人，除了一人以外，嘴里都叼着雪茄烟，这五个来客都要了一杯早晨喝的咖啡。那个唯一不抽雪茄的人嘴里不停地嚼着胶姆糖。这六个人一字排开坐在咖啡柜前，活象一群栖歇在篱笆上的老乌鸦。至少这是煮咖啡的女侍者面对着她眼前的一排沉默的顾客所浮现的幻想。到了十一点三刻的时候，她面前的这帮家伙就象着了魔似的突然散了，消失在门廊中，只留下了一片雪茄烟的烟雾，六只喝空的咖啡杯，和空气中残留着的多汁水果的清香。还有就是五个顾客付的小费，加起来一共是七十美分。那个手中拿着钥匙的穿黑衣服的人是来迎接他们的。随后，他一声不吭，只是向休息厅的门点头示意。于是他们全都走进了休息厅，关上门，咔嚓一声锁上了。三月里这个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上午，“大木屋”旅馆的门廊又回复到刚才的一片寂静之中。

休息厅里面响起了交谈声。一个个端起椅子围绕着一张大低桌子坐下，这张大桌子是当地的商人用粗糙的木料制成的，把刀劈斧砍的木头用铁钉钉在一起，富有道地的西部狩猎人住的木屋的风味。那个领头的人名叫乔·菲奥里，魁硕的身体忽地一下子坐在身旁的一张最大的扶手椅子上，一双脚砰地一声搁到桌子上，脚上穿的皮鞋擦得锃亮，原来斑驳点点的

桌面上又多了两处凹陷的伤痕。

“太好了，不是吗？”他问道。

“是的，”其他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有人受到跟踪吗？”乔·菲奥里又问道。

没有。没有人被盯梢。从纽约来的那个人先乘飞机到菲尼克斯城，过了一夜，驾了一辆阿维斯牌汽车来到这里。芝加哥的代表是假道阿尔伯克基机场，从那里他租了一辆赫茨出租汽车公司的汽车来的。迈阿密的人是取道里诺城来的。从波士顿、洛杉矶和圣路易斯来的都是这样。大家都是前一天晚上分别到达不同的西部地区的机场，然后自己开着汽车行驶了几百英里，经过几乎是荒无人迹的高速公路，来到这个大峡谷边缘的聚会场所。但是乔·菲奥里是例外，他是开着自己黑色长车身的卡迪勒克轿车从拉斯维加斯直接来到这里的。

“我很抱歉，你们在这里可能会感到很不舒适。但是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这几天里不能过分讲究。”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个意见。的确，这几天不应过分讲究，其他日子也应这样。于是从纽约来的人开口了。

“没什么说的。我们都来了。现在就谈谈这笔大买卖怎么样？”

“这笔大买卖，托尼，我能使我们摆脱共同的财政困境。你们大家都知道，自从银行把所有一万美元以上的金融交易的凭证都要作影印记录以来，事情变得多么困难。我们都成了寸步难行的跛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屁股坐在钞票上无所作为。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把我们的钱进行合法投资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联邦调查局或其他什么人不会寻根究底来找我们的麻烦。”

“哦，怎么干法？”

“先生们，通过一家瑞士银行！”

听到这个启示，在场的人都沉默不语，只有不知是谁轻声地叫了一声厌恶的、模棱两可的然而清晰可辨的“耶稣！”

后来芝加哥来的人开腔了。

“哎，说吧，乔，你他妈的到底有什么好办法？看在基督的份上，人家一直在说我们把钱藏在瑞士的银行。这一阵子你在哪里，我的天！”

“你他妈的等一会儿再开口，”菲奥里打断他。“我肯定你们会这么说。但是你们当中谁在一家瑞士银行里呆过？”他用手指着芝加哥来的人。

“你呢？”这一回他又指向纽约来的人。接着又指向迈阿密来的人。

他们都面面相觑。没有，没有一个人和一家瑞士银行打过交道。乔·菲奥里笑了起来。

“瞧你们，”他洋洋得意地说，“你们都在瞎扯蛋，没有一个人干过。”

“但是乔，”洛杉矶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登了我们利用瑞士银行的假宣传，我敢肯定没有一家有名气的瑞士银行会敢同我们做生意。我是说，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也会遇到麻烦的。”

“你说得对，”菲奥里回答说。“我知道，先生们，我去过瑞士。我甚至在苏黎世的一家大银行里开了一个大户头。他们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后来我收到一封信，要求我在七天之内把这笔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那末你为什么还把我们拉到这个倒霉的陷阱里来？”波士顿人问道。

“因为我找到了完美无缺的解决办法。我为我们买了一家瑞士银行，整个儿买下了。这样我们就不需要那些瑞士笨蛋了，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人了。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人，自己的钱，演我们的戏。”

“如果那里有人发现谁控制那家银行？那怎么办？”波士顿人又问。

“我已经作了安排。我找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挡风墙。一

位王子，一个真正的王子。你们知道，他跟我谈得很投机。但是他也了解我们的一套。所以他会永远保守秘密的。”

“大木屋”旅馆的休息厅里充满了怀疑的气氛。大家都知道那个从圣路易斯来的人是一个和善的体面人，但是他除了狂嫖滥赌以外，一贯拒绝同任何花费力气的生意买卖打交道，即便这种买卖有厚利可图也罢。现在他插进来说话了。

“唉呀，你们这些家伙，让乔把话说完。也许他确有两下子。”他对着乔·菲奥里。“到底怎么干，乔。”

乔·菲奥里显得自尊心深深地受到伤害。但是他继续说下去。“我要设立一种信使业务。我手下的人会把你们的多余现金按照正常的方式收集拢来，然后经过墨西哥带到我们设在瑞士的银行。不会留下痕迹。”他把手指捻得很响。“这样我们就可以投资了，就象洛希尔财团和所有那些大亨们在那里干的那样。全世界都会向我们开放。先生们，对我们来说这将意味着可以为下一代开创一番大事业。今后我们老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将会有大展宏图的活动余地。我告诉你们，现在是考虑和计划未来的时候了。当然，我们大家各自都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过去的作为未必会适合我们的孩子。现在是运用我们的钱财使我们的孩子以上流社会的合法方式干起来的时候了。”

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游说。这种游说将会特别赢得纽约金融界名流的钦佩。因为长期以来，华尔街的许多人都很清楚，一些国家财力雄厚的金融机构，也都是草率而不很有把握地，在世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同现在这个冬天的早晨聚集在这里的这帮人一样。当然，这些机构后来都以不同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这种产业中取得立足点的最快捷、最可靠的方法，是创立象征着这种产业的最高标志：一家银行！

乔·菲奥里眼光中流露出的狡黠超出了他的同事们的理解力，这一点从纽约人的反应中得到了证明。

“唉，”他说，“但是我的儿子还是个怪机灵的小鬼，现在才

十三岁。等到他从少年长到能成为有经验的副经理之前，谁来经营银行呢？”很明显，这个纽约佬结婚很晚。

对纽约佬的挖苦和引起的笑声，乔·菲奥里假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我已经从我的机构里抽调了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动身去瑞士接收银行的业务。相信我，他们都是我手下最能干的人。我要你们表态，你们究竟感不感兴趣。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将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次交易，比如说，每个人都认购银行的百分之八的股份。股份的价值按我购进这家银行的原始价格计算。作为回报，我唯一的要求是你们要定期地把你们的钱存入这家银行。”

在座的人一片沉默。

“那么谁想参加？”乔·菲奥里问道。

还是一片沉默。

接着纽约人托尼·雷加佐尼大声地打破了沉默。“听着，乔。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些时间来仔细考虑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先去瑞士，然后把那里进行的情况告诉我们。我相信，在我们能看到一些证据之后，我们大家一定会很乐意地参加进来的。但这是以后的事，而不是现在。”

在座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纽约佬继续说下去。“好吧。就这么说定了。现在趁大家都在这儿，我要告诉你们，上个月有人把海洛因带入我的地盘里来了，扰乱了我的市场。我听说毒品是从蒙特利尔运来的。这种事一旦搞起来，就会蔓延到……”

休息厅里的人以一种极为宽慰的心情着手讨论起日常的生意买卖来。乔·菲奥里听了一会儿，然后溜出了房间。他径直走向门廊里的一间公用电话亭。

他很快接通了拉斯维加斯的电话。

“我是乔 我要博士听电话。”

对方沉默了片刻。

“博士？对。我们先走。我要你今天下午就到洛杉矶，然后按计划乘飞机走。听着，博士，如果你们几个人不在那里把那个倒霉的银行搞起来，我就唯你是问。还有一件事。如果我听到你们想搞什么花招——不论什么花招——你就要倒大霉。明白？这桩买卖只能百分之百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

电话里回答说完全明白了。

“照顾好艾伯特。你听见了吗？”